

緒  
論

# 光者美行

二〇〇六年深秋，王光美因病在北京去世，走完了浸潤著美麗與艱辛、摻雜著傳奇與悲壯的八十五年人生之路。

數千名群眾自發來到北京八寶山公墓，依依送別這位世紀老人。四人一排的長長隊伍，從遺體告別室排到公墓的大停車場。送別人群中，有王光美的親人、朋友、同事、校友，更多的是和她素昧平生卻深深敬仰她的人。

隊伍中一群中年人身著上世紀七〇年代的土布藍衣、老式夾克，格外引人注目。他們都是當年的老知青，相約以這種尊重回憶的特別方式來送別王光美。與此同時，還有三十多位來自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每個人手持一枝白色菊花為她送行，她是年輕大學生心中最受尊敬的女士。

王光美晚年奔波忙碌，訪貧問苦，親自給貧困母親送來溫暖，並獲得「中國消除貧困獎成就獎」的榮譽獎章。光者美行。王光美走了，一位飽受滄桑的世紀老人，一位美麗的女人，一位忠貞的妻子，一位慈愛的母親，她優雅而坦然地走了。



## 美麗的女人

王光美的美麗為世人公認。

五十歲以上的國人對新聞紀錄片《劉少奇主席訪問印尼》記憶猶新。畫面裡，一襲中式旗袍的王光美儀態萬方，美輪美奐，給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從那時開始，許多國人把王光美當成心目中最美的女人。

她的美麗主要不在於外貌，而在於她的高雅氣質。這種氣質美是女子美的最高境界，就像舞者高速旋轉後驟然停下時的紗裙，亦靜亦動，翩若驚鴻；像歌聲餘韻的綿延不絕，回味悠長。

王光美的高雅氣質源於她開朗豁達的性格、她善良寬厚的品德，而這樣的性格和品德源自於她長年的修養。

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王光美出生在北京。父親系留日早稻田大學的高材生，曾任北洋政府農商部次長，母親是天津名門的千金，才貌雙全。王光美天生一副鵝蛋臉，模樣人見人愛。

少年王光美性格好強，讀書刻苦，學習成績在班上總是名列前茅。小學畢業，她聽說北平師範大學男附中的錄取分數高於女附中，便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結果一考而中。有一年，北平市舉行中學生數理化會考，王光美牛刀小試，竟名列前三，從此獲得「數學女王」的稱號。

考入北平輔仁大學後，王光美一路順風，從本科一直念到碩士研究生，成為當時鳳毛麟角的女物理學碩士，極受導師欣賞。臨近畢業，正值國共和談破裂，內戰在即，她毅然放棄去美國攻讀物理學博士的機會，選擇了去延安，從此告別「居里夫人夢」，正式走上了共產主義的革命道路。

年輕時，王光美興趣廣泛，喜歡芭蕾舞、古典音樂、京劇，尤

其喜歡跳舞和體育。讀中學的時候，她是學校女子籃球隊隊員，據說她遠投命中率極高，經常代表學校參加比賽。這些愛好和活動，塑造了她的開朗性格，也薰陶了她的高雅氣質。

大學時代的王光美身材高挑，皮膚白晰，風度優雅，被同學們稱為「校花」。當然，她獲得這一美稱，不光是外表漂亮，更因為她為人熱情，樂於助人。有一次，一對姐妹同學因為參加抗日活動，被日本憲兵隊羈押。王光美多方奔走、聯絡，硬是將這兩位同學營救出獄。有一段時間，學校財政緊張，王光美召集天津籍校友的父母，動員他們向學校捐助。她的義舉獲得了老師的讚譽和同學的尊敬。

一九四六年王光美棄美國而奔延安，是她人生當中最重大的選擇，儘管她的導師和一些同學曾為她放棄學業而惋惜，但她直到晚年也無怨無悔。

也許是受母親影響，王光美從小就注意衣著外表。在紅色延安，穿著樸素的王光美仍是一道亮麗的風景。後來到西柏坡，她經常穿一件雪白襯衣，外加一條藍色工裝褲，在當時女性當中顯得一枝獨秀。

據王光美的子女回憶，五、六〇年代，他們的母親經常到商店買布料自己做衣服。她這樣做既是為了節儉，也是想做出更合體而且自己喜歡的樣式。那個年代流行以藍布衣服為主打的革命裝，王光美也不例外。不過，她也會經常點綴點綴，或者繫一條小紗巾，或者配一個小髮夾，或把白襯衣衣領翻露在藍布衣外面。這些小小的點綴透出了一個女人的雅緻。

一九六三年，陪同劉少奇出訪東南亞，王光美一襲中式旗袍，讓她的曼妙身材大放光彩，加上她的優雅風度，傾倒當地男女。一些海外媒體稱王光美是「中國最美麗的女人」。許多見慣了革命裝的國人更是瞠目相看：女人原來可以這麼穿！遺憾的是，她的這種打扮只能在少有的外事活動中才能出現。她的外表美被那個時代埋沒了。





## 堅貞的妻子

王光美與劉少奇的結合，在許多現代人看來也許難以理解。劉少奇比王光美大二十三歲，有過五次婚姻，生了五個孩子。兩人的性格也迥然不同，劉少奇嚴肅沉穩，愛好不多，王光美活潑開朗，興趣廣泛。

王光美為什麼會選擇劉少奇做自己的終身伴侶？她曾經解釋，她對劉少奇是「從敬重、同情到好感，再到戀愛」的。她在北平與地下黨接觸的時候，就拜讀過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劉少奇的理論水準讓她敬佩不已。後來到延安、再到西柏坡，多次近距離接觸後，她發現生活中的劉少奇婚姻不幸，生活無人照顧，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劉少奇雖然年紀大一點，但外表俊朗，而且待人忠誠，讓王光美頗有好感。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有一個「社會主義救中國」的共同理想。

一九四八年八月，王光美和劉少奇在西柏坡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婚禮，兩個人從此走到了一起。婚姻初期，劉少奇工作繁忙，無暇顧及愛人的心理，王光美和他鬧過小彗扭。比如週末想一起去看看電影，劉少奇卻常常把妻子一個人撇在家裡；想找他說說話，他卻埋頭想事，一聲不吭；散步的時候想挽他的手臂，顯得親密一點，他卻怕「影響不好」，刻意保持身體距離；王光美偶爾做錯一件事，他就像一個領導，毫不客氣地批評……剛開始，王光美很不習慣，但後來明白了夫妻之間的性格也需要適應。經過一段時間磨合，這對革命夫妻的婚姻走上和諧軌道，他們的家庭成為中南海裡最美滿的家庭之一。

婚後，王光美把主要精力用於照料劉少奇。和王光美結婚前，劉少奇患有嚴重的胃病，經常發作，身體十分消瘦。王光美悉心照料，每天深夜為他做燴菜，慢慢地，劉少奇胃病好了身體也胖了。和王光美結婚之前，還是戰爭時代，劉少奇和許多中共高層領導人一樣，有點不修邊幅，也不在意髮型，常常留著



個光頭。婚後，特別是進入和平時代以後，經王光美整理，他的衣著才開始整潔有形，還留起後來人們熟悉的背頭式髮型，顯出領袖風度。

王光美先後生了四個兒女，加上劉少奇前妻生的幾個孩子，組成了一個擁有十多個成員的大家庭。作為一家之母，王光美賢慧開明，疼愛孩子，但從不縱容。對劉少奇前妻所生的子女，王光美更是視同己出，給予了無私的母愛。繼女劉濤最受她的疼愛，新衣服先給她穿，自行車、手錶這些當時的「奢侈品」也是先給她買，以致自己的親生子女都有點嫉妒。劉愛琴也享受到了後母的關愛，雖然她僅比王光美小六歲，但一直尊敬地叫她「光美媽媽」。

在王光美的精心照料下，他們一家成為中南海「最歡實」的家庭，讓許多中共高層領導人羨慕。

王光美的堅貞，在「文革」風暴中愈顯光彩。劉少奇遭到林彪、江青一夥的陷害、攻擊，人身安全難保，為防不測，他曾經勸說王光美和他劃清界限，帶著孩子們離開中南海。王光美斷然拒絕。這位平時看來外表柔弱的女子，此刻顯得異常剛強。她堅信丈夫無罪，始終和劉少奇站在一起，甚至寧願自己忍受屈辱，也要竭力保護自己的丈夫。有一次，夫婦倆同時在中南海的家中挨批鬥。看到劉少奇被造反派毆打，王光美不顧一切地沖過去，緊緊抓住丈夫的手，守護在他身邊……後來，有人問她當時哪來那股勇氣，她不假思索地說：「越是這個時候，我覺得越應該跟他站在一起。」

因為對丈夫的堅貞，王光美遭受了無盡的厄運。「文革」不久，她便被關進了秦城監獄。即便如此，她依然思念牽掛著劉少奇。離開家的時候，她把丈夫的一雙襪子帶在身邊。在監獄

裡，她常常把這雙襪子拿出來看了又看，貼在心口，祈禱丈夫平安……

一夜春雨洗冤塵。一九八〇年上半年，劉少奇終於得到徹底平反。追悼大會的前幾天，王光美帶著子女們來到劉少奇度過生命最後一刻的河南開封，親手將丈夫的骨灰盒捧回北京。一位攝影師攝下了當時的一個鏡頭：王光美兩眼無淚，用臉緊緊貼著骨灰盒。我們彷彿聽到王光美在輕輕地說：「親愛的，你終於回到我的身邊了！」

追悼大會後，她遵照丈夫的遺願，和子女們一起，親手將丈夫的骨灰撒入大海。數十日來一直強忍著淚水的王光美此刻再也抑制不住，喊著少奇的名字，失聲哭泣。這一悲慟欲絕的鏡頭，曾讓無數國人落淚。

以後二十多年，王光美對劉少奇的懷念一天也沒有終止過。她把對丈夫的情愛和思念傾注筆端，撰寫了大量的回憶文章，深情緬懷劉少奇。直到去世前不久，她還帶病整理出自己的數十萬字的文集《我與少奇》。除了寫文章，王光美每年都要抽出時間，出席劉少奇紀念活動和劉少奇研討會，發表講話。即便年事已高，行走不便，她也要帶病出席……

到過王光美家的人都看到過掛在她臥室的一幅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劉少奇正在檯燈下伏案工作，桌上那束盛開的海棠花彷彿散發著怡人清香……這是王光美在一九九五年春天親手拍下的。「文革」後重新安家，她從眾多的照片中挑選了這一張，放大後掛在自己的房間裡。海棠依舊故人去，多少個寂靜的夜晚，王光美獨坐床前，凝視照片，丈夫的音容笑貌浮現在眼前，彷彿他還在自己身邊，還在孜孜不倦地工作……



## 堅強的女性

王光美在「文革」中所受的磨難和屈辱，超出了常人的忍耐力，但她堅強地挺住了，並有尊嚴地活了下來。

一九六七年四月，造反派在清華大學召開萬人大會，批鬥王光美，他們強行給她穿上出訪東南亞時穿的旗袍，還給她掛上用乒乓球做的項鍊。面對如此羞辱，王光美沒有屈服，更沒有失態，而且頭腦清醒地闡述歷史，為劉少奇辯護。如今回望這一幕，除了對那個瘋狂時代的痛切，我們還可以身臨其境地感受到她被人撕毀的那種悲壯和震撼。

身邊工作人員看到劉少奇和王光美遭受如此大難，擔心他們一時想不開，產生輕生念頭。有一天，他們的兒子劉源受母親之托，幫父母買回六瓶安眠藥，以備晚上催眠之用，一位工作人員知道後，大吃一驚，責備他幹傻事。劉源也十分擔心，趕緊跑去找媽媽。王光美明白兒子的心意，安慰兒子說：「爸爸媽媽不會走那條路的，不會自己給自己做結論。你放心好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王光美被關進秦城監獄，開始了長達十二年的牢獄生活。那是怎樣的生活啊！三平米的號子，每天時刻有人監視，只能在床上乾坐著，無事可幹，也沒人和你說話……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身體和意志差的人，非死即瘋。可王光美選擇活著，為了孩子，為了丈夫，也是為了那個信念：歷史是人民寫的。

為了不讓身體垮下來，她在監獄裡打拳鍛煉身體，房間太狹窄，施展不開手腳，她總是彎著胳膊打；怕忘了說話，她就對著牆壁說話，人家說她瘋了，她也不在乎；極度無聊的時候，她就捲著自己的頭髮玩，安神定氣，消磨時光……

在那些不堪回首的歲月裡，王光美牽掛兒女，思念親人，為自



己蒙冤而委屈，為丈夫含冤去世而悲憤。但她從沒有絕望過。多年以後，女兒劉亭亭反覆問她：「你在監獄裡受過那麼多的苦，從來沒想過自殺嗎？你說沒關係。」王光美十分肯定地回答：「我從來沒想過，我就想我一定要出去，而且我總認為自己可以出去。」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關了十二年之久的王光美終於獲釋出獄。有人描述當時見到她的情形：頭髮已經失去光澤，幾絲白髮刺目地顯露出來，臉色變得蒼白，眼角已經出現細細的皺紋。長久不見太陽，腰彎背駝，但她的神情依然寧靜淡泊，柔和從容。接待她的人問她需要什麼。她客氣而又堅決地說：「請給我筆和紙，麻煩你儘快幫我借支筆，多拿些紙來。」當天夜裡，王光美房間裡的燈光久久未熄……

十二年牢獄生活雖然讓她昔日豐腴的容貌失去光澤，但她的意志沒有垮，她的心理依然健康，她那份高貴的氣質還在。女人真正的美麗是永恆的，時光和苦難的打磨，只會讓這種美麗更顯異彩。





## 寬仁的長者

歷經家破人亡的人間慘劇，飽嘗十二年漫長的冤屈，王光美如果怨恨甚至追究曾經迫害他們的某個人，誰都可以理解。然而，晚年的她選擇了寬容。

她的繼女劉濤在「文革」中被江青一夥利用，捲入政治漩渦，曾經寫過「揭發」劉少奇的大字報，「文革」後，劉濤向母親懺悔，王光美最終原諒並重新接納了她。

當年，一個在中南海工作的人曾教王光美的女兒小小(瀟瀟)當著她的面唱打倒劉少奇的兒歌。有人問王光美這個人是誰，她說：「我不想去追究了，因為如果我追究的話，這個人就要倒楣了。」

劉少奇是毛澤東錯誤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犧牲品，而王光美的蒙冤則是江青一夥陷害的直接結果。按常人推測，王光美可能會和毛家的後人結仇，老死不相往來，而實際上，王光美不但未怨恨他們，還與他們保持了親密來往。她出獄一兩年後，聽說江青的女兒李訥身體有病，生活困難，王光美親自去看望她，向她伸出援助之手。二〇〇四年，她還促成了劉家後人和毛家後人的聚會。酒宴上，兩家人頻頻舉杯，一笑泯恩仇。

對偉人毛澤東，王光美一如既往地敬重。「文革」後，她家的客廳一直掛著那幅一九六二年毛澤東登門看望劉少奇一家的照片。可以肯定，王光美多麼懷念、多麼珍惜中共領導人親密無間的那個年代。

當然，王光美的寬容也並非徹底遺忘。事實上，直到晚年，她還接受媒體採訪，清晰地回顧並反思那段歷史。有記者問她本人在「四清」和在清華大學蹲點這段經歷，有沒有想過自己也有可能冤枉過別人，她坦誠地回答：「那真是難說。只要一搞

運動就很容易走火……搞運動，呼啦一下子，誰知道誰冤枉了？那個行為過火的人一定不是自己想過火。所以我覺得我不贊成搞運動這種形式……不能搞普遍運動，因為那造成的損失太大了，好壞不分，誰也控制不了。」她始終認為自己的遭遇是集體運動的結果，因而不存在私人恩怨。

這種寬容是仁者的寬容，更是智者的寬容。歷盡歲月滄桑和人生磨難，王光美沒有選擇怨天尤人，而是選擇了寬容和慈愛。她淡泊名利，寬以待人，慷慨回報，獲得了內心的安寧，也博得了世人的尊敬和愛戴，從而成就了她晚年的幸福。

王光美晚年人生最精彩的一筆是致力於救助貧困母親的「幸福工程」。

從一九五五年開始，她擔任這項工程組委會主任，義務為工程打工。十多年裡，年邁的她不顧自己身體有病，多次到偏遠地區訪貧問苦，指導救助工作。看到中國農村還有那麼多婦女生活艱難，老人心裡又多了一份牽掛和哀愁。為了募集扶貧資金，一九九六年，她忍痛拍賣母親留下的珍貴古瓷器，將拍賣所得的五十多萬元全部捐獻了出來。以後，她捐獻幾乎成習，自己不捨得吃，不捨得穿，常常把自己的養老金和兒女給的孝敬錢捐給「幸福工程」或急需救助的群眾。

在王光美的奔走與宣導下，「幸福工程」累計投入資金三點一億元，救助貧困母親及家庭十八萬戶，惠及人口八十萬。去世前幾天，她臨終授命，囑咐女兒接替她把「幸福工程」做下去，直到女兒再三答應，她才露出欣慰的微笑。王光美去世後第四天，中國扶貧基金會正式授予王光美「中國消除貧困成就獎」。晚年的王光美，如經典古樂，如透紅秋葉，美得高貴，美得超然……